

异邦人

西泽保彦

一场跨越时空的禁忌游戏。

吴欣 译



异邦人



西泽保彦

一场跨越时空的禁忌游戏。

吴欣 译

"IHOJIN FUSION" by Yasuhiko Nishizawa
Copyright © 2005 Yasuhiko Nishizawa
All rights reserved.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ueisha Inc., Tokyo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
Shueisha Inc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
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., Ltd., Beijing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7-2010-286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异邦人 / (日) 西泽保彦著 ; 吴欣译 . — 长春 :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, 2013.7

ISBN 978-7-5534-2081-3

I . ①异… II . ①西… ②吴… III . ①推理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3107 号

异邦人

作 者 [日] 西泽保彦
译 者 吴 欣
创 意 读客图书
策划编辑 张晓莹 许姗姗
责任编辑 王 平 齐 琳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印 张 7.5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 总编办：010 — 63109269
发行部：021 — 33608311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2081-3 定价 29.9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10-85866447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一章 续梦 /1
- 第二章 初恋 /29
- 第三章 少女 /61
- 第四章 婚约者 /105
- 第五章 禁忌游戏 /137
- 第六章 向阳处 /179
- 第七章 梦的延续 /211

第一章
续梦

我凝望着镜子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。

这张脸，曾几何时，在哪儿……

曾几何时，在哪儿见过。

没错。

以前，在哪里。

是哪里呢？的确……

的确是很久以前。

很久很久以前。

那是……

旁边洗手的年轻男性的肘部碰到了我的挂包。

“啊，对不起。”

这个声音让我清醒过来。

这里是……

似乎花了好长时间，我才想起这里是机场的洗手间。没错，我是来羽田机场乘返乡的末班机的。去航空公司的柜台办完登机手续，我便进来这里解手、洗手。

我陷入这种恍惚状态到底多久了？

我慌忙掏出手帕。身后早就排起了长队。我赶快离开洗手台。真蠢，想什么呢。我不禁苦笑，那张脸不都看了四十年了吗？事到如今，竟觉得“似曾相识”。然而……

然而，刚才的那种奇妙的感觉，竟莫名生动。莫非那就是所谓的“既视感”？“似曾相识”这个词，经常出现在老歌里。明

明是第一次见到的人，或第一次去的地方，却让人有种错觉，似乎曾经见过，或曾经去过。

似曾……相识？没错，确实是这种感觉。倘若只是既视感，虽不算频繁，我倒也经历过几次，故不会特别惊讶。但这次造成这种感觉的，竟是映在镜子中的自己的脸。怎么可能，我又不是第一次看……这四十年来天天看，几乎看腻了。

踏出拥挤的洗手间的前一瞬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镜子。是我，是我平时看惯的脸。映在那里的不是什么“既视感”，而是习以为常的生活的象征。

到底是哪里不对劲？难道我比自己感觉到的还要疲劳？尽管我留在了大学里，可以按自己的步调从事研究，但身在组织之中这一点并无不同。我不可能完全从人际关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，所以不知不觉积累了很多压力。

现在是下午五点多，老家的母亲和姐姐姐夫应该正准备年夜饭。末班机的预计出发时间是七点，航行时间约一小时。从老家的竹廻机场到自家所在的后宫町，快的话只要半小时，若辅路拥挤则需要一小时，合计两小时。今晚九点之前，我就能和家人团聚了吧。

稍微吃点什么吧……

我寻思着，正要去餐厅街，却突然停在了电话亭前。在这个手机迅速普及的时代，我已成为少数派。我拿出大学创立一百周

年时发的电话卡，确认了剩余使用次数，拨通了老家的号码。

“喂。”我马上认出那是姐姐的声音，“这里是永广家。”

“啊，是我。”

“影二？”

“嗯，我现在在羽田，估计两小时后出发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九点前能到那边。”

“不用这么早就去机场吧。”姐姐故意偷笑道，“你都四十了，还是老样子呢。”

我从儿时起，无论坐公交还是坐电车，都会在发车前一两小时到达候车处。知道这一点的家人和朋友们总会取笑我，但这习惯直到现在都未改变。约人见面时也是，最迟也会在约定时间的半小时前到达。因此，几乎所有人都评价我性子急。而我觉得事实恐怕恰好相反。我只是讨厌时间紧迫导致的慌张。

如果想慢慢地、悠闲地按照自己的步调做事，且不给周围人添麻烦，就唯有主动站到等别人的立场上。另外，我生来的个性就是如此，就算什么都不做，光发呆也不会觉得难受。

这哪是性急，分明就是迟钝。

我早上出门上班必定提前三小时起床，因为做早饭就要花一小时。其实只要我愿意，的确能缩短点时间，但我没这打算。一方面，我讨厌忙忙碌碌的感觉；另一方面，一边沉浸在各种幻想中一边慢慢做饭、收拾厨房，才比较符合我的个性。

这种凡事磨蹭的性格是我没能继承家业的主因，只怕也是至今未婚的缘由之一。因此，自学生时代以来的二十几年间，我一直亲自做饭，且从不曾被菜刀切伤手。这也是我引以为豪的一桩小事。

“早点到机场这点是很好，可你有时会忘东西。”

“没关系，毛衣我穿着呢。”

姐姐反问道：“毛衣？”

为何此时会提到毛衣？连我自己都有点困惑。

“就是那件毛衣啦，姐姐以前织的。本来一直放在老家压箱底，去年回家时我带回来了，现在穿着呢。”

电话那头的气氛似乎一变，顿时让我有些不安。

“对了，姐夫怎么样？”

尽管我也觉得这话题没什么意义，可还是这么问了。如果不说些客套话，我就搞不明白自己为何特地打这通电话了。

“怎么样……他在这儿啦。”

我眼前似乎浮现出姐姐苦笑的脸。

“毕竟是今晚。”

“母亲呢？”

“嗯，就那样吧。”我刚觉得姐姐有点含糊其词，她便立刻开始说个没完，“应该说，跟以前差不多，只是明显老了，才六十三岁就经常无法来店里。唉，这也没办法。她的牢骚话变多

了，经常反复念叨‘幸好生了女孩’和‘男孩子留不住，一点都不会帮家里做事’之类的话，越说越莫名其妙。她还曾抱怨说‘就是生了你这种造孽的女孩，害得我受尽你爸责备，好苦啊，死了算了’。”

大概是不想被家人听到吧，姐姐的声音突然变得很低。

只听她接着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好像说了不着边际的话。你回来路上小心。啊，还有，那个……影二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还记得月镇这个人吗？”

“月镇？”陌生的读音让我茫然。我试着回想，却毫无头绪，“忘了，是谁？”

“月镇季里子，难道连你都没告诉？大学毕业后，我不是没回家吗？当然是不打算再回去，可母亲还不时打电话来问这问那。我觉得烦，就瞒着你们从大学的女生宿舍搬出去了。呃……好像叫‘真笼庄’。大学的学姐那时新婚，刚住进去，我听说后就请她介绍我进去。月镇就是当时经常来我房间的那个女孩。”

“那人是……”我觉得姐姐的说明很拐弯抹角，却忍不住审慎措辞，“就是说，她是姐姐的……”

“算是吧，你懂的。她是我念书时打工做家教认识的。”

“我应该不知道那人的情况，名字也是第一次听说。不过，关于姐姐你瞒着所有人搬家后行踪不明的事，我倒无意中听到

了爸妈的谈话。其实是偷听到的。”

“看来，爸妈是想瞒着你。”

“你是说‘失踪’吗？可能吧。不过，反正还是知道了。”

“那时你还是高中生，他们不想让儿子担心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以为只告诉过影二你，原来对你都没有提过她。”

“那个叫月镇的人怎么了？”

“现在当然完全没见面了，她……好像住在东京。之前偶然听说，她似乎当了作家。”

“作家？”

“嗯，我很想读读她的作品，但这边找不到书。乡下的小书店大概不会进她的书。方便的话，能不能帮我买一本她的书？哪本都行。”

“这种事早点跟我说嘛！”

不知为何，我有些焦躁，甚至有股捶胸顿足的冲动。我很久没听姐姐说想读什么书了。

年轻时，姐姐很喜欢书。她手持文库本、身着水手服的身影，我至今难忘。我受她影响喜欢上读书，继而做了现在这份工作。哪知姐姐本人却远离了文学世界。平时因为分开生活，我不可能一直观察她。她好像总忙于照顾母亲和料理家事，偶尔给我打电话或写信，也跟“我读了这本书”“那个作家很有趣”之类的话题毫无关系。即使她谈到的书可能是她过去恋人的作品，只

要她提出想读，我就无论如何都会帮她弄到手。唉，要是在我来羽田之前告诉我就好了……

“机场里有书店吧？”

“有是有，但不知是否找得到她的书。”

“没有就算了。”

“笔名是什么？”

“她好像是用真名写作的。”

“你等一下。”

我从挂包里拿出夹着机票的记事本。那是二〇〇一年版的，写满了大学从三月到年末的会议和日程安排。我顺手拿出前些日子大学教师忘年会上，玩宾戈游戏^①时拿到的安慰奖圆珠笔。这种笔的笔身比一般的笔要粗一圈，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崭新的设计。我边听边把她说的每个字写在记事本上。

“月镇，呃……季里子，用这个名字找就可以了。”

“嗯。你还真是靠不住，亏你还当上了文学部教授。”

“我这才刚当上副教授。而且我不是很熟悉年轻作家。她的书是哪种类型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要是找不到也没关系，真的。影二……你路上小心，要平安到家喔。”

① 一种卡片游戏。使用的卡片通常是5行5列，对应5个字母B、I、N、G、O。游戏者根据要根据叫号描出“BINGO”图案。

姐姐本人或许没那个意思，可她的语气听起来像要今生永别似的。最后，我脱口而出：“嗯，谢谢。美保也请注意身体。那好，再见。”

比平时还郑重，堪称不合时宜的语气。我是从何时开始养成了对姐姐说话如此见外的习惯呢？

对了，想起来了，可能是从姐姐结婚后开始的。

二十三年前，姐姐二十二岁，我十七岁。那年春天，姐姐从当地国立大学毕业，瞒着父母搬离一直居住的女生宿舍，似乎是想就此和家人断绝来往。可同年夏天，父亲陈尸于老家的海岸边，并被当地媒体当成杀人事件大肆报道。姐姐无疑深受打击，音信全无的她突然回到家，在葬礼上替病倒的母亲担当丧主。

姐姐和津门佳人结婚是在那两年后。男方是父亲生前劝婚的——应该说半强迫的——结婚对象。很明显，姐姐大概对父亲的死抱有所谓的罪恶感。

月镇季里子这个名字，我是第一次听说。不过，无论姐姐如何对父母极力隐藏，我早就隐隐察觉她只爱同性。我完全可以想象对她而言，与男性的婚姻绝对不情愿至极。她和月镇季里子这位女性开始疏远，大概也是因为婚事。

我进入大学后开始在东京生活。后来为了参加姐姐的订婚宴和婚礼，我回了趟老家。自那后二十一年来，没错，以那时为分界线，我跟姐姐说话时的语气就日益见外了。之前可是相当随便

的…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

父亲死后二十三年，犯人仍然在逃。时效成立，曾经闹得满城风雨的未解之谜彻底风化了。

犯人是谁？犯人如何将父亲拖到海岸边，却没有留下足迹？这些疑问在我看来已经无所谓了。我从当时起就不怎么关心这件事。我也觉得自己太过冷漠，但这与他……其实不是我的父亲而是舅舅的事实毫无关系。应该毫无关系吧……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只是个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让姐姐痛苦不已的人。这才是我对他漠不关心的真正原因。

我挂掉电话，将还可以使用几次的电话卡收进钱包，逛了逛机场内的几家书店。

意外的是，在文艺书籍的专柜很容易就找到了要找的文库本。封面是彩色铅笔画的素描，标题为《茴香果实之酒》，作者正是月镇季里子。腰封上标明“新作”，翻开后记一看，上面写着“本作品于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由东心书房发行”。看来，自原书发行后，时隔六年才有了这册文库本。

我检查钱包，纸币只有一万日元的。零钱包里倒是攒了六枚五百日元的硬币。这种硬币是新版的，恶评很多，因为在自动贩卖机上用不了。我用其中两枚付了钱，随手将小票放进钱包。

文库本封面的勒口上有作者的黑白近照。照片上的她一头齐颈短发，瓜子脸，第一眼很难分辨她是板着脸还是在微笑。她身